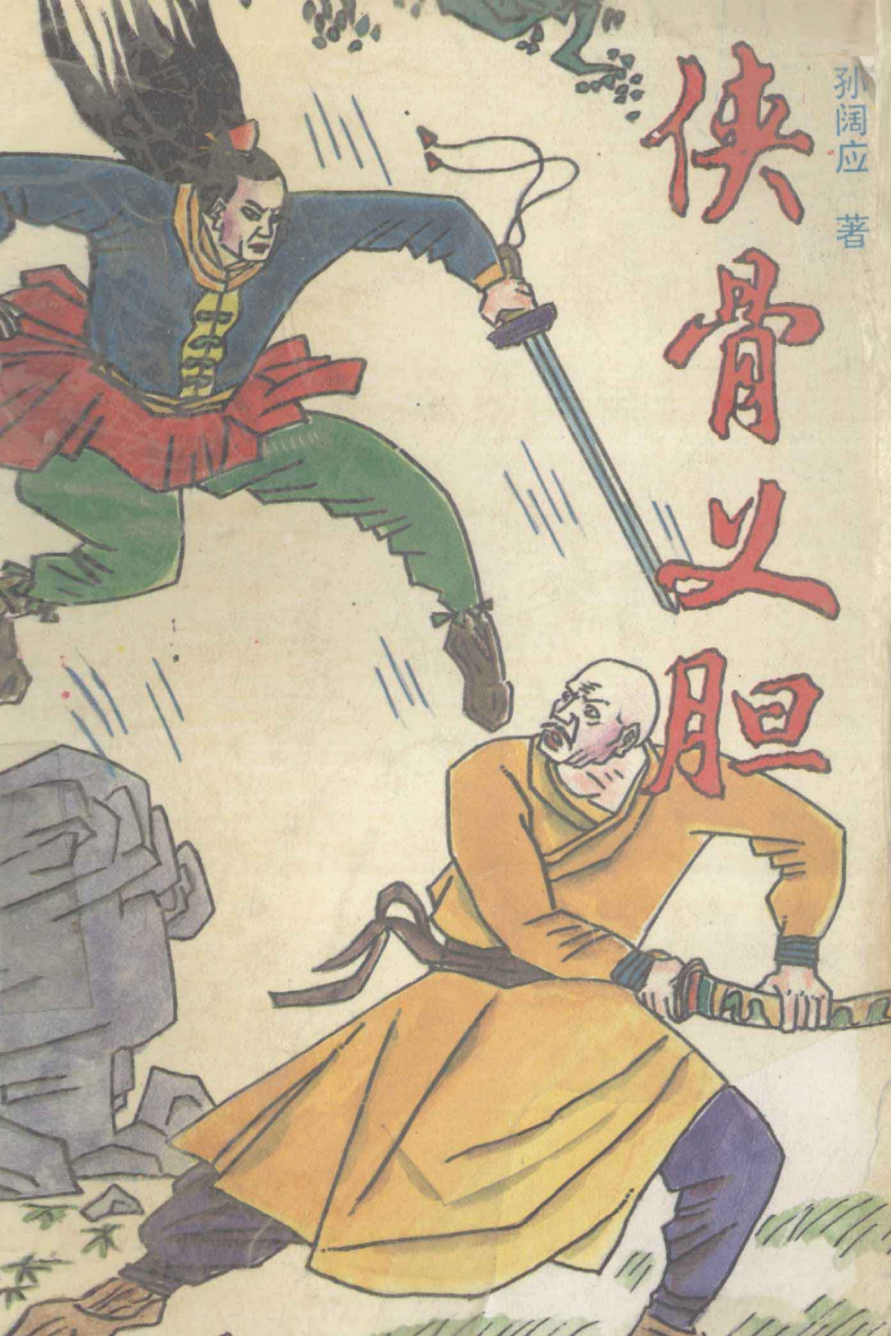


孙阔应 著

侠骨义胆



责任编辑:汪 洋
装帧设计:徐 伟

侠骨义胆

孙阔应 著

(皖)新登字04号

侠骨义胆(全三册)

孙阔应 著

责任编辑:汪 洋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定远县印刷厂 (邮编 2332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0.75

插页:6

字数:840,000

版次: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797-1/I·717

定价:20.45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剑吟萧萧，刀光闪闪。血雨。腥风。浓烟。白骨。滔滔巨浪卷狂沙……

少侠张汶祥幼年时全家亲人惨遭杀害，流落江湖得到几位异士真传，武功臻至顶峰。他侠骨义胆，联络八方志士，誓铲人间不平事，专和黑暗腐败的朝廷、官府及宵小邪恶作殊死地争斗，成为一代武林领袖。然而，魔网却向他铺天盖地罩来，处处有虎口，步步皆陷阱，险象叠起，九死一生。可他铁骨铮铮，义薄云天。他大闹紫禁城，只身战群顽，铁掌会法王，剑扫八恶僧，三闯阎王滩，神功斗女魔……

本书故事层出不穷，情节跌宕横生，爱情缠缠绵绵，武打扣人心弦。全书80余万言，分上、中、下三册出版。

目 录(上中下)

第 一 章	大刀王·····	(1)
第 二 章	狂涛又起·····	(17)
第 三 章	僧俗道三战魔君·····	(40)
第 四 章	情丝暗系仇女身·····	(62)
第 五 章	五老显神功·····	(86)
第 六 章	哈哈佛·····	(100)
第 七 章	梦幻奇缘·····	(118)
第 八 章	一代名姝走风尘·····	(138)
第 九 章	血骷髅·····	(156)
第一〇章	魔网暗张·····	(180)
第一一章	蛤蟆毒掌·····	(199)
第一二章	假凤虚凰·····	(213)
第一三章	剑扫八恶僧·····	(231)
第一四章	惺惺儿·····	(248)
第一五章	侠肝义胆·····	(266)
第一六章	怪杰战高僧·····	(286)
第一七章	爱绵绵 恨绵绵·····	(304)
第一八章	喋血丧门剑·····	(322)
第一九章	迷雾重重·····	(339)
第二〇章	海外神魔·····	(353)

第二一章	武当山·····	(369)
第二二章	人猴鬼影·····	(385)
第二三章	出生入死·····	(403)
第二四章	人猴斩金刚·····	(421)
第二五章	疯癫狂叟·····	(440)
第二六章	金、银二面僧·····	(458)
第二七章	墨云宫·····	(475)
第二八章	断肠恩仇·····	(492)
第二九章	红发女魔·····	(513)
第三〇章	八仙过海·····	(532)
第三一章	女中武圣·····	(552)
第三二章	红袍法王·····	(569)
第三三章	降兽招赘·····	(589)
第三四章	血莲子·····	(607)
第三五章	虎穴十豪杰·····	(626)
第三六章	骷髅佛·····	(648)
第三七章	人头猴喜结鬼缘·····	(666)
第三八章	火眼金蝉子·····	(686)
第三九章	南阳三怪·····	(707)
第四〇章	追魂剑客·····	(727)
第四一章	仗义救英雄·····	(749)
第四二章	八卦转心楼·····	(767)
第四三章	隐侠出山·····	(786)
第四四章	黑水潭·····	(805)
第四五章	长江二异叟·····	(827)
第四六章	血溅王宫·····	(846)

第四七章	阎王滩·····	(864)
第四八章	妙手空空·····	(882)
第四九章	腥风血雨亭台会·····	(901)
第五〇章	红粉恨·····	(920)
第五一章	宵小窃大印·····	(941)
第五二章	谈笑书生·····	(958)
第五三章	常使英雄泪沾衣·····	(976)
第五四章	唯我独尊·····	(994)
第五五章	乾坤人妖·····	(1012)
第五六章	三闯阎王滩·····	(1033)
第五七章	神龙仙姬·····	(1051)
第五八章	五龙乾坤棒·····	(1070)
第五九章	一指禅·····	(1090)
第六〇章	魔窟阴影·····	(1111)
第六一章	万花宫·····	(1140)
第六二章	奇掌·····	(1163)
第六三章	绝世神功·····	(1186)
第六四章	奇女战群魔·····	(1212)
第六五章	台湾三缺僧·····	(1235)
第六六章	天外女魔·····	(1258)
第六七章	英雄虎胆·····	(1283)

第一章 大刀王

初春。

寒意浓浓。

天，阴沉沉的，田野上还残留着一片片积雪，枯柳枝条不停地抖索着冷冰的身子，一切都显得毫无生气。

在通往县衙的土路上，急匆匆地走着两个人。前边走着教书先生王铁成，后边紧跟着他的外甥张文祥。最近张家连续出现两次人命大案，他抱打不平，带外甥到县衙去告状。

“舅舅，你看这场官司能打赢吗？县大老爷能准俺的状吗？牛武举能伏法吗？俺大爷、俺哥的仇能报吗？”

身穿重孝的张文祥，虽说年仅十二岁，但个头很高，已像半大的小伙子。平日他又暗地里跟一位武林隐侠学艺，太阳穴暴暴的，两只大眼睛清澈如水，显得格外精神。此刻，他二目喷火，连珠炮似地向舅舅提出自己的想法。

王铁成回头向外甥看了一眼，点点头，随即又轻轻地摇摇头，叹口气说：“按理说咱这场官司一定能打赢，县大老爷会恩准的。那个牛武举也应该绳之以法。不过——”

“不过什么？”

“牛武举是个有钱有势又有功名之人，所谓官官相护也应该考虑到。”

“俺就不信这个邪！县里不成俺进府，府里不准俺进京！”

“好，有骨气！舅舅是个穷教书的，财势没有，正气尚存。这次带你来打官司，一切都豁出去了，天塌下来由舅舅顶着。祥儿，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股山压不倒的强劲，难能可贵。请记住，不经磨练不成人，这是给你订的座右铭。”

张汶祥诚恳地点点头：“孩儿记下了。”

爷儿俩说着讲着，进了县城，在悦来客店住下。王铁成安排张汶祥在店里等着，自己一人前往县衙去递诉讼状纸。时间不长，衙役出来传话说：“王先生，你的状纸县官大人收下了，准备受理此案，你先回店候音吧。”

王铁成回到客栈，对张汶祥说明情况。二人在店中焦灼不安地等着音信。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四天早饭后，县衙的传票才到，命王铁成去县衙听审。王铁成等了三四天才得到回音，不知此去能否胜诉，是凶是吉，心里依旧忐忑不安。他叫过张汶祥道：“我去县衙过堂，你在店房中等我。我已和掌柜的说好了，晌午我要不回来，由他给你准备午饭；如果我晚上还不回来，你明天就一个人回家去吧。”

汶祥听舅舅这样说，马上明白，要是晚上舅舅不回来，那就是说回不来了。心中暗想：如果舅舅真的被狗官扣押，我决不回家，我一定想办法打听清楚，上告到府衙，为舅舅和哥哥报仇。想到这儿，点头说道：“我知道了，舅舅，您去吧。”

王铁成去后，张汶祥在店中坐立不安，十分着急。直到夜幕降临，仍不见舅舅回来。张汶祥心里明白了，舅舅一定是被扣押起来了。妈妈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官府是有钱人的

官府，穷人确实不能和有钱人打官司啊！天下之大，难道真的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我一定想法告倒这个狗官，救舅舅出狱。

这一夜，张汶祥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搭救舅舅的办法在脑中闪过，又被一一否定。直到天交四更，才勉强合了合眼。

张汶祥正迷迷糊糊入睡，突然房门大开，一阵冷风吹了进来，顿时灯光暗淡，就见张汶吉披头散发，满脸鲜血，从门外走了进来，站在他的面前，两眼落泪道：“弟弟呀！我死的太屈了，你要给我报仇啊！”

张汶祥刚要说话，大伯张发也晃晃悠悠走到床前，悲声说道：“孩子，你要给我们爷俩儿申冤啊！”

张汶祥忙问大伯身亡的原因以及凶手是谁，张发却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张汶祥急忙上前去抓：“等等！”张汶祥惊坐起来，睁眼看看四周，才知是个梦。眼前变幻着梦中的情景，思七想八，再也睡不着了。

天刚麻麻亮，张汶祥便起来洗涮一下，吃了点东西。然后对掌柜的说：“我舅舅去告状，不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客栈掌柜十分同情，安慰他道：“孩子，你甭着急。你舅舅八成被扣押起来了，你可以买点东西到大狱去探监。如果没钱，从我这儿拿。”

张汶祥忙说：“不用了，我有钱，谢谢您啦！”他问清楚监狱的位置，辞别店掌柜，直奔监狱。

来到大狱外边一看，狱墙高耸入云，大铁门紧紧地关着，小角门开着，门旁站着两名狱卒，头戴缨帽，身穿官

衣，腰间佩带腰刀。

张汶祥走上前去，抱拳说道：“二位大叔辛苦啦！”

两名狱卒斜眼看了看张汶祥，慢声慢气地说：“从哪来？有事吗？”

张汶祥道：“大叔，我叫张汶祥，我舅舅王铁成昨天到县衙里告状没回家，听说押在这里。二位大叔行个方便，让我进去看舅舅吧。”

两个官兵相视一笑说：“真是小孩没牙，说得轻巧，你想看人，拿来——”说着，把手一伸。

张汶祥不解道：“拿来什么？”

官兵一乐，说：“拿什么？这个你都不明白？靠山的吃山，近水的吃水，你说我们看大狱的能要什么？”

张汶祥恍然大悟：“大叔，我明白了。不过我是个孩子，哪来的钱啊？请二位大叔行行好，让我进去看看舅舅吧。”

官兵一瞪眼，喝道：“去去去！行好？行好，我们吃什么？”说着使劲一推，把张汶祥推倒在地。

这时候，从远处走过来一名官长，从官衣上看，此人官级不低。不过衣衫不整且褴褛不堪，只见他头戴破旧的青呢子德胜盔，亮红顶子，身穿鹑衣百结的龙马褂，光脚穿着一双前后露头的破鞋。左手拎着一个装有五、六斤酒的大酒瓶，右手拿着一只红烧鸡，两眼迷蒙通红，一边骂街一边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他见张汶祥被撞倒在地上，走到近前，张嘴一口山东口音道：“孩子，爬起来。哪个打的你？告诉俺。”

张汶祥躺在地上看了看这个酒气熏人、着装不整的老大

人，灵机一动，叫屈道：“大伯，我姓张名叫张汶祥，我大伯我哥哥被人害死，我舅舅来县衙告状反被押到大狱。我来探监，这两个官兵不让我进去，还把我推倒在地，大伯您行行好，让我进去看看我舅舅吧。”

老军官问道：“你舅舅叫什么名子？”

“王铁成。”

“你跟我进来吧。”

“谢谢大伯。”张汶祥忙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土，跟着老军官走到大门前。两名狱卒一见，忙躬腰笑脸见礼。不料，老大人一瞪眼道：“你们为啥打这孩子？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俺的干儿子。”

两个狱卒顿时吓得面色惨白，忙不迭地说：“小人该死。实在是不知道，请大人饶恕。”

老大人用眼一瞥张汶祥：“替我赏他们每人两个嘴巴！”

张汶祥猛一听老大人认他做儿子，不由一愣，心想：这倒好，我还不知他叫张三、李四，他却充起自己的爹了。看这大人的模样，一脸正气，不像个坏人。认他作义父，又不吃亏。正想着，又听老大人让自己打人，心里一乐，但看看那两名狱卒吓得战战兢兢，求饶地望着自己，心下不忍道：

“算了吧，不知者不为罪。暂且放他们这一回吧。”两名狱卒如蒙大赦，千恩万谢。

老大人混浊的眼睛一亮，赞叹：“好！好！你年岁虽小，容人之量却很大，将来定有前途。走，咱们进去。”

这个老大人姓王，人称王山东。大名叫啥本地无人知晓。其实他本名叫王德泰，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刀法精湛

绝伦，泼水不进。因此，在山东一带，被称作大刀王。有一次，当今天子出京巡视，奸官妄想刺王杀驾，勾结强盗把天子困在五虎山盘蛇峪，眼看性命不保。王山东正好路过这里，他背起皇上，拼命厮杀，勇退敌兵，他虽然身上多处负伤，却把天子毫毛未损地保回京城。常言说的好：功高莫过救驾，皇上封他高官，他不做；赏他金银，他不要。后来赏封他二品官衔，并御赐金牌一枚，来此地当典狱史。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典狱史，虽说是末流，但他是二品，又有金牌，特别他敢说敢为，一身正气，深得民心。平日他多喝几杯后，看不上眼的事情开口便骂，当地的文武官员既怕他，又巴结他，每月来问两次安。

大刀王领着张汶祥进了监狱，来到他的书房。这间屋子名义上是书房，其实一本书也没有。倒是酒坛子、酒瓶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屋角。王山东把手中的酒瓶子和烧鸡放在桌上，让张汶祥坐下吃。然后，他叫来一名狱卒问道：“昨天送来的，有叫王铁成的吗？你把他给俺捉来。”

狱卒答应一声，不一会儿，便把王铁成带了进来。

王铁成戴着木枷走进屋来，抬头一看，不由得一怔，只见张汶祥正陪着典狱史吃喝呢。

张汶祥见舅舅戴着刑具，十分难过，忙起身迎上前去：“舅舅，您辛苦了！”见舅舅王铁成疑惑不解地看着自己，心里一乐，指指王山东道：“这是我义父。”王铁成听了这话，更是如坠五里之烟。

此时，王山东走过来冲狱卒一瞪眼道：“混蛋！还不快把刑具去掉！”狱卒急忙过来给王铁成去掉了刑具，然后退了出去。

王山东热情地拉住了王铁成道：“亲家快坐下，咱们喝一杯。你来了俺也不知道，让你吃了苦头。”

大家坐下，几杯酒下肚，王铁成急不可耐地问张汶祥：“这是怎么回事？”

张汶祥笑着说明了经过。王铁成暗暗高兴了一会，又愁容满面地道：“亲家，你看这场官司应当怎么办？”

王山东沉吟道：“亲家，这个县令和牛新牛武举是同年。他接了此案能不给牛新送信吗？牛新有钱有势，他得了音讯，州里、县里，四处送钱打点，因此这场官司别说在县里，就是到府里，也没有什么用。”

王铁成长叹道：“这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

大刀王迟疑了一下，从腰里拿出来一个小黄包道：“你们爷俩儿拿着这个小黄包去见知府陆平，官司保证能打赢。你们注意，你们到府衙时，手拿小包叫知府出来迎接，知府一见，定会给你们行礼，你们不要还礼。但有一样，这个黄包不准你们打开看，更不能丢失。用过了，马上给俺送回来。如果丢了它，只怕连我的吃饭家伙都保不住了。”

张汶祥半信半疑，心想这个小黄包能有这么大的威力？但见王山东说得郑重其事，遂双手接过小包说道：“义父放心，绝对丢不掉。不过，我舅舅去后，县令要是跟你要人怎么办呢？”

王山东微微一笑：“这里一切都有俺。俺让你们去府衙，也想通过告状扳倒这个狗县官。如果单单为了你们这场官司，俺去见县官一说就管了。这样，这个狗县官还会在县衙位上为非作歹的。俺这里还有二十两银子，你们拿去做路费吧。”

王铁成、张汶祥千恩万谢辞别大刀王山东，直奔府城。傍晚的时候，两人进了府城，先找一个店房住下来。王铁成思前想后，实在放心不下，便和张汶祥商量道：“汶祥啊，我看咱们还是先递诉讼状告倒牛新就算了。告知县那叫告官呀，搞不好获罪不小。若是我打不赢，你再拿小黄包去找知府。看来王山东是个好官，不过，谁知道小黄包里是啥呢，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况且咱过去又不认识他，他当时喝得酒气熏熏的，说的是不是酒话呢？”

张汶祥细细一想，的确这样，便点头同意。当天晚上，王铁成又写了一份诉状，第二天一早便递到府衙。

张汶祥等到天黑，也不见舅舅回来，知道又被扣押起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张汶祥来到府衙门前站住身形，心中忐忑不安，没有个底。暗想：也不知义父王山东说的话是真是假，这小黄包到底灵不灵。事到临头，也只好放胆一试了。遂走到府衙门前，对当差的大模大样地说道：“这是知府衙门吗？”

当差的一乐，哟，哪来的小孩，这么大的口气？便面带讥笑地答道：“是啊！你找谁？有何贵干呀？”

张汶祥一挺胸脯道：“你赶快禀报给知府陆平，就说我来了。叫他大门挂灯，二门结彩，红毡铺地，芦席遮天，高奏音乐，前来相迎！”

当差的一听倒抽一口冷气，乖乖隆的冬，这个小孩来头不小啊！哪敢怠慢，急忙答应一声，往里就跑。来到书房门外说了声：“回事。”陆大人命他进去，当差的见过礼道：“禀大人，我来了！”

陆知府一听来气了，瞪了一眼：“嗯——，胡说什么！

你来了怎么样？”

差人知道一着急，没把话说明白，忙改口说道：“不！不！不是我来了。是府衙外边来了一个十多岁的小孩，他叫大人大门悬灯，二门结彩，红毡铺地，芦席遮天，两厢动乐把他接进来。”

陆知府一惊，起身问道：“他是谁？”

差人说：“不知道！他就说是我来了。小人没敢问。不过，看来这小孩大有来头，不然的话，他不会一来府衙说这个。”

陆平心里无底，想了一会儿，还是先接进来再说吧。于是吩咐下人，一切照办。自己穿好官服，大敞仪门，带着师爷及三班六房人等鼓乐宣天迎到门外。

陆知府抬头一看，衙门前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虽是粗布衣衫，但仪表非凡，气宇轩昂。陆平心念电转，莫非是私访的公子王孙？不敢小看，急忙上前来打千问安道：“公子在上，卑职陆平给您见礼了。”

张汶祥本来心里忐忑不安，一看知府给自己行礼，既紧张又觉得可笑。忙一伸手说：“贵府请起吧。”

陆平恭身往里一让：“门外不是说话之所，请到书房待茶。”

张汶祥大模大样说：“贵府头前带路。”张汶祥跟在陆平后边，表面上镇定自若，心里却怦怦地乱跳：义父啊，义父，也不知道你这个小包里边是啥？好使不好使？我可是照着你的话做了。如果不灵，我可就惨了。转而又一想，王山东的话不像是酒话，他也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啊！

进了书房，让座献茶一毕。陆平往旁边一站说：“公子